

天马山原名马鞍山，站在九井老家向东望去，高高耸立，两头翘起，中间凹陷，活像一个巨大的马鞍摆放在天地间，威武霸气。清嘉庆《舒城县志》上对它也有记载，曰：“马鞍山，县西南三十五里，以形名山，旧名天马”。“骑”在马鞍上环顾四周，万佛湖的龙河塔、县城的双子楼、绿水如蓝的舒庐干渠、流水潺潺的杭埠河尽收眼底，大好河山，美不胜收。

因为与本省的马鞍山市撞名，马鞍山从2024年11月起恢复旧称“天马山”，这是着眼大局的智慧之举，县里成立了天马山风景区管理处，加大了对天马山的宣传推介，如仍用“马鞍山”之名，岂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第一次攀登天马山，是在我上高一时。我所就读的杜店中学和天马山相距不远，同学中有很多人住在那儿。因此，星期天去同学家蹭饭，爬天马山，依俗用棍子撑撑腰，就变成寻常之事。

那时舒城县正在大力推进开沟吊槽、打造杉木林生产基地。由于早年“大办钢铁”，大树被砍去当炼钢，偌大的天马山缺林少木，山荒岭秃。尤其是群众打家具、作房梁的杉木，更是空前稀缺，一木难求。为弥补全县木材生产的短缺，拓宽群众增收的渠道，改善生态环境，县里派出大批干部前往湖北省广济县学习考察，回来后在全县山区丘陵地区掀起大造杉木林的高潮。为提高造林成活率，林业工程人员加强技术指导，在天马山上环等高线水平开凿宽约60厘米、深约60厘米的沟槽，深翻土壤，做成梯田状，以促进山石风化，保水增肥，让杉木幼林速生丰产。天马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栽植

我站在淮水岸边，凝聚成悠悠时间与浩淼空间中的一个点。

淮水是流动的画幅。清澈的水面是洁净的底色，河岸葳蕤的杂树，河滩游动的鹅阵，河滩静默的牛群，湛蓝的天和恬淡的云朵，成了自由的画笔随意涂抹……你静静伫立，看沿岸的芦苇一丛从一簇簇，像是给画幅添几笔写意。清风拂来，水波涟漪，画幅变幻着光与影。那一刻，你便明白“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深沉意味——黎明与昼夜，暮春与初冬，千年来淮水的风光可曾有完全重复的景致？

可能是夏末的某个清晨，淮水边几枝沾着晨露的蓼花，疏密有致，肥硕的白鹅饱食后于枝下悠然打盹，蓼花的坚固与白鹅的慵懒那么和谐地融合，给人以美和生命的遐想，于是宋徽宗用《红蓼白鹅图》存留了淮水的这个瞬间。

可能是在深秋的某个黄昏，持一长竿垂钓水边，眼前的流水和身边的红蓼突然向慰藉了岁月的清秋和人世的风霜，陆游于是用“老作渔翁犹喜事，数枝红蓼醉清秋”书写于疮痍孔孔的内心被治愈的喜悦。

淮水变幻，红蓼柔韧。

我背向淮水而立，极目远眺，满眼碧绿，禾苗正在抽穗，村庄慢条斯理地等待着秋收。风调雨顺是每一年的祈愿，因为百姓知道淮水的脾气。由于黄河南徙夺了淮水的故道，近几百年来淮水淤塞，十年九涝。百姓一年的辛苦是一无所获还是五谷丰登，全看老天爷的脸色。更何况，水灾来临，受损的

六安，我人生开场的地方

吴述兵

六安，是我人生开场的地方，也是当初最有可能定居的地方。我想，如果留在这里，大概率不比现在差吧。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六安学习、工作过。那时的六安，还叫六安行署，下辖的六安市是县级市。市中心在皖西路和大钟楼一带。我的生活范围起初在东七里站，后两年在解放南路一带。

我的事业从六安开始，我从骨子里感谢她。她给了我城市的向往，给了我勇闯天涯的野心和勇气。否则，我后来不敢打破县里的“铁饭碗”辞职下海，而仍然在大别山里偏安一隅。

这么多年，我没专门去过六安，屈指可数的几次也只是走马观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琢磨着，周末来个微度假，去六安看看，就像去看望久违的老朋友。我本来计划带小儿子一道，但他要上网课，走不了。于是，我戴着草帽，背着双肩包就出发了，坐公交到合肥南站。放假了，火车站人多了，行李箱多了，车票也紧张多了。

高铁真是改变生活，合肥到六安仅24分钟，32块钱。当年，六安还不通火车，到合肥都是坐大客车，走312国道，行至五里墩才有有点进城的感觉。

下了火车，我一时没想好去哪儿。印象中，我最熟悉的地方要数九墩塘、皖西路、云路街。那时九墩塘边上有几块硕大的广告牌，其中一块上印有电话号码就是我的办公室电话，至今我还记得那串号码。皖西路上有三家大商场，我经常去逛，还有很多排瓦房，我曾借住在同一个同学家个把月。云路街两边都是低矮的房子，还有木头房子，是通往六安师专的必经之路。我工作的时候，有的中学同学仍在师专上学，我喊过他们到我的出租房来吃饭，我负责买菜，弟兄们负责烹饪和洗刷刷。我还常去他们学校打球。

先去最熟悉的地方吧，坐201路直奔九墩塘。不得不说，六安的公交真不错，在火车站换乘中心，一条条排列整齐，电子站牌，无风雨之忧。

201路沿解放南路一直往北。这条路跟印象中不一样了，原来是荒芜之地，现在到处是高楼大厦，新增了很多条街。以前有个“魁星阁”的古建筑，不在了，只剩下“五里”的地名。六安百货大楼的房子仍矗立在皖西路的十字路口，外立面老样子已焕然一新。当年，我的结婚楼就是在这儿的一家影楼拍的，尴尬的是，那天老婆化妆出来，我压根就没认出来，还以为是个别人的新娘呢。

我顶着夏日的大太阳，沿着皖西路向大钟楼走。皖西路现在叫“皖西大道”，名字改了，格局更大了，颜值更高了。一排排的瓦房变高楼，依然是商业中心。我看到很多繁华的店面卖各大品牌的手机、电子产品。

唯一没变的还是那棵遒劲的梧桐树。这棵树有些年头了，我确信是当年的那棵。因为我曾写过它，感叹过常青路口一群落魄的鸟，停在嘈杂的枝头，发表在《作文成功之路》杂志上。古树用年轻记录沧桑，用新绿诉说传奇，不再是静默的风景，而像一位“老朋友”，一直在守候。不过，那时路边有一排这样的大树，现在成了一枝独秀。

大钟楼那儿以前就有个广场，晚上人多热闹。现在建了座大雕塑，耸起的台阶挤占了平坦的地方，广场越来越小，还划上了停车位，不知晚上可还有散步纳凉的人群。

中午我在“红街”觅食，这是一条新街，“砂锅菜”那家不错，我吃了麻婆豆腐和一碗米饭，味道正宗，服务好。

我吃完午饭，从红街穿过去，准备去看看云路街。经过九墩塘的另一边，满满的荷花铺满水面，白的，红的，黄的，五彩缤纷，青翠欲滴。今年，荷花真是让我大饱眼福，从淮南的龙湖公园，到合肥的包河公园、陶冲湖公园，一路看过来，各有特色，美不胜收。

时过境迁，老街区面貌焕然一新，路牌写的是“云路街”，而有单家户的铭牌写的是“云露”，不知到底是哪个“lu”。可能是因为大太阳的原因，似乎烟火气少了点，特色也少了点。于是在导航上搜了附近淮西街“英布墓”，还有文庙、北塔，既然来了，就去打个卡。

曾经以为忘不了的事，平日却从未想起过，触景生情才会偶然想起。我曾在六安的一个很繁华的市场那边住过一年，现在完全想不起来叫啥名了，直到看见“万象浴池”的广告牌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它就叫“万象市场”。

六安算是我的启蒙地，我终究是六安的一个过客。兜兜转转，物是人非，准备常回来看看。

天马山的记忆

孙宗万

了很多杉木幼苗，让大山充满了生机，孕育着希望。

我们几个同学沿着杉木梯田攀爬，翻越石坝拾阶而上，小心翼翼，生怕踩着那些在风中摇曳的小树苗。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多走几步没有问题，爬山费鞋不费力。经过撑腰石时，按照当地的传说，找个小木棍支在石缝里。不知腰痛为何物的毛头小伙子们嘻嘻哈哈，那一刹那都相信从今后后腰不会痛了。

除了成片的杉木幼林，天马山上还种了大片的农作物如山芋。随便扒出几个，块头不大，用手搓搓，再在衣袖上擦擦，张口便吃。那时的农村是生产队集体经营，在“以粮为纲”政策的指引下，天马山上春种玉米、山芋，秋种小麦、油菜。勤劳的社员们努力增加粮食产量。可是事与愿违。在大山上兴种、坡陡土陡，又无法浇水施肥，收多收少，全凭老天爷心情，多数情况下是“种薄收，并不能为群众增加多少粮食，还导致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河道淤塞，使舒城一度成为黄沙生产大县。其恶果是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广大干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攀上山顶，极目远眺，山河壮丽，气势巍峨。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山下群众房屋破败不堪，稻草

房、霸王草房、荒草房占了大多数，有房子略显工整的，还是十几年前修建龙河口水库时的移民所建。大多数农民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一年到头吃不了几次肉。来客人蒸个鸡蛋，煎个小河鱼，是上好的待客菜肴。我同学中困难的，中午仅用一根或生或熟的山芋充作午饭。

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春风化雨，让农村久旱逢甘霖，获得了蓬勃生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加快工业化进程，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国人民爆发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国家从此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我们目睹了改革开放给县域、给林业带来的巨大变化，欣慰地看到，包括天马山在内的全县大小山头，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封山育林，森林植被逐渐恢复，毁林开荒慢慢消失。从事林业工作的我，常年奔波于山水田野间，和林业为友，以森林为伴，无数次从天马山下走过，看着当年的小树苗一步步变成参天大树，天马山披上了绿色的盛装，成为杭埠河畔一道靓丽的天际线。

今年清明节，我们再次来到天马山下，瞻仰吴展烈士纪念馆，开展红色传统教育。面对郁郁葱葱不见一丝黄土的天

淮畔行思

王莉莉

置。一部分居民根据需要进行建房外迁，或搬去霍邱县城中，或沿路修建新房，无需再担心水患，就可以安心又精心地装修好住宅，踏踏实实将家底晒晒实。我看到路边新建的房屋门楣已经雕满芝麻、躺着新摘的南瓜，闲地上见缝插针地点满了豆子——平静柔和的生活像流水一样流淌，像蓼草一样柔韧朴实的村民也在努力绽放生活的花朵。

新建保庄圩，在圩中为必须要搬迁的住户修建好安置房，安置房的大小和户型竟然多达九种，从独居人口的老年房到三口之家的两层楼再到四世同堂的多元楼户型皆有。我看到一户正在装修的人家，这是五口之家，150平方米的两层小楼，一楼有院落，二楼还没有阳光房。户主说，分房时政府考虑特别合理，采用先摇号再抓阄的形式，“没意见，谁都没意见！政府工作做得细，我们老百姓都满意！”安置区还配备有九年一贯制学校、幼儿园等公共建筑，形成一个方便舒适的社区，村民们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很期待。

原址保护村雷李村，属新建保

马山，神清气爽，心旷神怡。沿途所见，仿佛置身世外桃源。一幅幅式样考究、别墅般样式的农家小楼坐落在天马山麓，红瓦粉墙，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撒在绿色的田野，装点着神话般的世界，昔日的破房烂屋渺无踪迹。公路四通八达，路面硬化整洁卫生，公交车通乡进村，私家车驶入寻常百姓家。改革开放带来了山乡巨变，黎民百姓享有了亘古未有的富裕繁华。

我仰望着红四方面军红十师参谋长黄埔军校一期生吴展烈士的遗像，虔诚鞠躬，心中默念：您虽然英年早逝，可您所奋斗的事业，所期盼的美好，早已实现。您在天之灵看到故乡的变化了吗？那山，那水，还有您未曾见过的那渠、那些小洋楼……

天马山，是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记忆的山。已是一匹走出大山的骏马，驰骋在江淮大地，在合肥的植物园里仰天长啸。她那开满鲜花、浓荫如盖的林间小道，让游客流连忘返、动情吟哦。

圩村就地保护。外围修建好保庄圩，圩内的村庄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基础上，修建水泥路，安装太阳能路灯，排污治理，清理无功能建筑，管网到户，这儿已经成为美丽宜居村庄。民居参差错落，砖墙石壁门窗依旧透着岁月的痕迹。门前屋后路边挤满了秋葵、豇豆、南瓜、枣柿等果蔬……原址村落的留存是当地村民一帧记忆的底片，搬迁至安置区的村民，偶尔回到此地，那曾经荷锄而归、隔篱呼酒的生活不是还热烈而蓬勃地存留在身边吗？

还有更加热烈而蓬勃的生活已经开启：在种鸡养殖场，我看到现代科技已经开启了乡村振兴的快捷键；在柳编和泥塑展厅，我听到非遗传承在精神血脉中跳动的脉搏；在烈士陈列馆，聆听“00后”馆长深情、虔诚的解说，我知道红色热土上绽放的蓼花，未来一定会开得更盛！

“淮者，均也，均其势也。”我伫立河坝，历史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蓼花拂动，乡村崭新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未来，千里淮水一定会呈现更多的美景，汇聚更多的文化，哺育更富饶的土地，也一定会滋养更繁茂的文明。



洛阳归来

陈国君

象。

可惜的是，在应天门最高楼上四处眺望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再加上近日来身心憔悴，只是草草登高，谈不上如白诗所写身临其境而望远。但总归脑海里有了那么个框架和场景，回来后再读白诗，想象也更为丰富具体：“晴日晚照照烟销，五凤楼高天次寥。野绿全经朝雨洗，林红半被暮云烧。”再登应天门，时光倒流，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褪去，来到了盛世大唐的一个傍晚，早晨下了一场雨，洛水之西夕阳浸染了天空，应天门向南极目之处，云蒸霞蔚，被雨水冲刷后的树林都披上了一层如火烧透红的外衣。南边的龙门翠黛眉相对，伊河在阳光反射下如黄金一线天。这时再融入短视频经常刷到的那种一出声便直插云霄的笛声，有

从大别山到天山的“达娜”之约

涂意虹

演讲稿。有个孩子指着大别山方向问：“老师，用你教的话，能让山那边的人知道咱老区的变化不？”我突然明白：普通话这桥，能让老区的声音走出去，也能把外面的光引进来。

2023年安徽省大学生演讲比赛舞台上，我遇见了来自天山脚下的哈萨克族女孩——古丽达娜·奴尔金俄罗斯。她穿着哈萨克族传统服饰，衣服闪着光，开口却让我心头一震——“我们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我们”，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里，满是新疆姑娘的爽朗与坚定。后来她成了我演讲的“同志”，我们的聊天框成了“大别山与天山的连接线”：我发皖北老母鸡鸡汤的照片，用普通话讲大爷爷打鱼的往事；她传尼勒克的雪景，说“雪落草原的声音和大别山的雨不一样，可能用你教的话，把这首歌讲给你听”。

古丽达娜提起小学时的事：妈妈为给她做民族服，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去乌鲁木齐买配饰，这件衣服后来成了她的“战袍”。“我穿着它，用普通话讲新疆的故事，像带着妈妈的爱，从天山走到了大别山。”最让我动容的，是她讲武汉疫情的日子——2020年，她在武汉一中新疆班，离华南海鲜市场

胡守炳
文/图



咏横排头枢纽工程

百里沙洲卧巨龙，清波碧浪映长虹。
两行苍翠如尘外，几只银鸥入画中。
夜半启涵千亩绿，洪灾排涝一渠通。
丰收景象撩人醉，造福柴桑万代功。



七律·美好乡村

金桥一带近村乡，两岸河堤树数行。
叶茂枝繁垂硕果，滩平水缓映朝阳。
脱贫赢得万家笑，致富彰显实力强。
盛世和谐添锦绣，振兴路上创辉煌。



五律·浍河颂

群山围重地，浍水绕皋城。
夹岸飞花艳，清波载舫轻。
流经千里处，传递玉浆情。
造福民难忘，功高雁鹭鸣。

址博物馆时，有一些瓮标注着“三万石”等字。讲解员说，这是古人给逝去亲人的陪葬品，他们希望亲人在去世后能衣食无忧，所以在不可能装三万石粮食的瓮上写上“三万石”。原来，这种对亲人的思念感怀之情是古今相通的。还有些做工精美的冥器，比古人日常生活用的器具还好。讲解员说，那是因为汉魏时选拔人才实行举孝廉，而判断一个人是否孝廉，陪葬冥器就是证明。3D全息投影、AI语音交互等技术成熟应用了，人们在登应天门时，白诗中的景象得以全方位还原，以AI“复生”的白居易就在身边吟咏他的诗，然后回过头来充满历史沧桑感地笑问一句“老友，别来无恙否”，该是多么让人热泪盈眶！

身已归来但心仍神往，这股子回味无穷的后劲，就是“以文塑旅”的真正魅力所在。以文塑旅还需以旅彰文，这个也好理解。就像，也许在不久的将来，3D全息投影、AI语音交互等技术成熟应用了，人们在登应天门时，白诗中的景象得以全方位还原，以AI“复生”的白居易就在身边吟咏他的诗，然后回过头来充满历史沧桑感地笑问一句“老友，别来无恙否”，该是多么让人热泪盈眶！

除此之外，所闻所学最终得以所见所感，抽象具象化、理性感性化，这种知行合一、时空闭环带来的满足感也是一种“多巴胺”。在逛汉魏古城遗

们在拐枣树下坐了很久，她说天山脚下没有拐枣树，可她会用普通话给孩子们讲“大别山拐枣树的故事”。我说等有空，要去尼勒克教那里的孩子用普通话读《少年中国说》，读“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

我和古丽达娜的“达娜”之约，不仅是两个人的约定，它还是大别山与天山的约定。是老孩子与新疆孩子的约定——用普通话为桥，让每一个“古丽”都能“达娜”（在哈萨克语中，“古丽”是花朵，“达娜”是特别），让每一片土地的故事，都能被祖国听见，被世界听见。

当大别山的革命故事借着普通话传到天山脚下，当新疆的草原风情顺着标准发音走进江淮大地，我们才真正读懂：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就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起最坚实的桥梁。往后的日子，我会继续守着这棵拐枣树，教更多孩子说好普通话，也盼着有一天站在尼勒克的草原上，听新疆的孩子用漂亮的普通话讲：“老师，我们想听大别山的红军故事！”因为这口普通话还在传递，每一个“古丽”的梦想都会开花，每一片土地的故事都会被永远铭记！



人在旅途

涂意虹

责任编辑：徐缓